

西北史地文獻

第三十四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

# 西北史地文獻

第三十四卷



PDF

河海崑崙錄

河海崑崙錄  
卷之三

鄧平如

PDG

所錄書目

東坡全集

卷之六十六  
目錄  
一六六  
一六六  
一六六

自叙

紀文達爲人題圖云何當痛飲黃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圍洪北江爲人題圖云便欲  
辦鞍三百兩徑從山脅上崑崙未幾俱謫西域丙戌秋余留都門有句云難從碧海  
求神藥再溯黃河問女牛及官番出令吟舊讌句云一笑何時便脫去芒屨躡起到  
崑崙今亦踰嶺海而西渡江沂河步二公後塵放乎崑崙之墟言爲心聲幾之先動  
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因舉途次所得彙爲一編取前詩之意眉曰河海崑  
崙錄云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閏四月朔西域戍卒裴景福識於北庭戍所

伯通先生雲邱人收藏碑帖如畫甲於一時著有壯陶閣書畫  
錄廿二卷錄有壯陶字帖二十四冊均爲世所珍貴

後世之志也。其所以為之者，亦不過欲其  
心之所向，而身之所往，與之相合而已。其  
所以為之者，亦不過欲其心之所向，而身之所往，與之相合而已。

其所以為之者，亦不過欲其心之所向，而身之所往，與之相合而已。其所以為之者，亦不過欲其心之所向，而身之所往，與之相合而已。其所以為之者，亦不過欲其心之所向，而身之所往，與之相合而已。

序

霍邱裴伯謙同年以事謫戍新疆製一青布囊以自隨自光緒乙巳三月二十七日發廣州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起訖一年行一萬一千七百餘里道塗之所經歷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門逐日爲記悉納之囊中其長言之不足者更綴之以詩以道其志事之所寄書成都十七八萬言釐爲四卷名曰河海崑崙錄而問序於余曰子善爲文者得君一言足以豪矣余觀曩者學士大夫紀行之作大都鐫鏤山川景物考證古今以博雅炫名當世伯謙之爲是錄也其於行特迹焉者耳橫之而爲宇縱之而爲宙蕃然而有成虧者爲物隕然而有常變者爲事小之至於莫破大之至於無剽見見聞聞一切感突觸之於心應之於手滂沛胸臆流涵脣齒儒行而道蘊莊語而諸辭妙物爲言籍外爲論連牀絡繹切理飫心嗚呼其知道者耶其所謂參差諏詭充實而不可以已者耶余既讀而善之而又諾爲之辭以諗世之知是書者久之而未有以應也戊申之夏余患乳疽延醫視之曰吁乎殆哉此乳巖也魂

失其宅痒憂以思結轡在中維肉之疵壯木侮土洞胸達脾出而不返鬼要之期余  
曰死生適也此不足爲吾病吾病夫生而無言以應伯謙而伯謙亦卒以不得余之  
一言爲憾也夫伯謙違人生不測之禍處難堪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長歌琅  
琅聲滿天地且其於是行也深以壯遊萬里得踐河海崑崙之識爲平生幸事此非  
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烈風雷雨不爲變萬惡橫至而不以滑成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嗟乎以余之視伯謙其遭之順逆心之戚愉幾不可同日語而今日之病乃相反若  
此學養之淺深器宇之廣狹豈不遠哉殊自愧耳書此以質伯謙伯謙其庶幾有以  
廣我而鞭其後乎新城王樹枏書於新疆布政使署之節愛堂

河海崑崙錄

卷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

光緒壬辰秋僕以戶部主事改官知縣分廣東十月出都過天津 家君時充北洋武備學堂監督留數日航海至江南無錫度歲仲弟先客錫也癸巳二月於上海航海赴廣州報到十月請補陸豐縣知縣乙未二月履任十二月調署番禺縣丙申正月履任八月調補潮陽縣己亥三月交卸四月到潮陽本任十二月調署南海縣庚子三月履任壬寅大計保卓異七月實授是缺癸卯四月德制軍保薦人才以道員併案送部引 見未行閏五月丁未署理兩廣總督岑制軍蒞任越二日檄司撤任七月制軍急密電奏天下貪吏莫多於廣東而南海縣知事裴某尤爲貪吏之首該令才足濟貪歷任督撫或受其籠絡或貪其餽送咸相倚重又熟習洋務每接外交以自重撤任後臣到廣西有某領事向臣稱道其長意在請託似此貪吏若僅參劾令其滿載而歸尙不足蔽辜應請革職由臣提訊追贓云云原奏甚秘未見鈔報據

友人傳述大畧如此奉電

旨裴景福著暫行革職檄司提訊務得確情據實具

奏欽此旋調查南番兩任訊斷各案卷宗無隙可指又派員密訪賊案亦無證據乃檄按察使程儀洛雷瓊道向萬鑠傳訊廉訪問余曰大帥謂爾貪贓余曰然隨夷溷兮跼蹐爲廉東漢黨人東林黨人國朝陳恪勤張伯行藍鹿洲當時上官皆指爲貪賊何況區區廉訪怒目相視曰東隣西隣與爾無干乃罷越日傳諭罰鍰十二萬圓收番禺縣署追繳時同收者潘總兵瀛陳總兵桂林李副將世桂參將豐泰全太守照李直牧家焯葉大令麟書初制軍察吏謂廣西貴縣知縣陳景華爲酷吏首余爲貪吏冠景華廣州人以舉人改官知縣粵西匪起縱橫蹂躪官民不能自保景華初任某邑嚴緝捕布威信巨盜有投誠者收之帳下得三百人以盜攻盜無漏網者饟械支絀毀家資濟之治盜類酷吏而保民如赤子貴縣多盜景華下車三月盜息門不夜關道不拾遺陸乾傳贊開南海盜魁也文武久捕不獲聞余至求投首立功贖罪因爲請於李文忠許之陸爲盜多越境剽劫廣西案如積鱗曾懸萬金購之既

就撫余卽責以捕盜南海西江一帶稍安制軍聞陸名搆之西行欲藉以招安羣匪貴縣盜首某某陸之舊夥也逕往招之景華覺捕得之鞠陸無招撫文書爲證復狡悍遂誅之制軍怒發令箭繫景華容縣獄景華以親老願帶千人尅期拔某賊巢自贖制軍曰誰償陸乾命乎乃撫拾景華歷任治盜嚴酷狀奏請殺之奉 旨正法

景華入獄後舊部健兒不肯散聞耗乃踰垣穿穴強背之去制軍勒容縣令王某嚴緝不能得王亦自戕八月庚午余上書東撫李中丞請設法蹤跡陳招之歸卅令志士傷心放棄永淪異域中丞不應十月某日全太守仰藥自盡太守字丙炎浙江人前辦某釐廠差因西匪梗塞商旅裹足短收數千金制軍謂其侵蝕公帑猝遣小校三十人往梧州拘之至太守早起方短衣盥濯小校入揪其髮以行其妻號泣隨之及門知不可留乃拔一釵褪一衫予之曰攜此充橐餠至粵收南海縣署入夜無燈火向守隸求之守隸曰未聞罪人要供給也太守憤夜作書致諸友訴冤狀仰藥卒同官某余肝膈友也奉檄往相屍相畢過余齋諄勸認罰鍰乞恩冀解免余曰無論

力不能及義不應罰果繳鏐必執爲賊未必能脫然也同官曰爾獨不爲老親地乎乃相向出涕甲辰二月余繳罰鏐四萬圓復湊繳股票衣物約三萬圓力已竭乙亥制軍密札善後局首府縣限三日繳足若再延卽以軍法從事丙子聞北海鎮總兵鄭潤材因事自殺欽廉匪勢張甚兵少不能制請益兵不許而嚴檄督之又有蜚語誣其弟與子縱匪擾民潤材曰吾爲將二十年不能見不平事夜起齧手鎗飲彈子洞喉而死已死猶植立鎗上齒痕深半米潤材乃前水師提督心泉尙書子忠勇廉正商民畏愛爲粵中將領第一余所善也設祭哭之乃致書仲弟曰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當又不足以死也吾寧忍而避之三月庚辰朔夜半歸寓與友人小酌促姬人理襟被小女八姑方四齡牽衣問曰阿耶何往余笑給之曰往省爾祖八姑乃握紅氍數枚置余懷曰耶好食也天明出城登澳門渡將晚抵澳越三日制軍密布偵探又派兵輪向澳督力索余不得脫憤極欲蹈海而死接家君嚴諭曰逃則永爲異域之鬼死則必加以畏罪之名爾督亂至此平日讀書何在速歸禍福聽之可也

余省悟庚寅自向澳督投到制軍飭廣州府沈傳義南海縣姚紹書番禺縣劉能帶同律師到澳鈎致奸民數人皆予所懲治者反顏誣陷以爲贓酷證六月庚午交回粵繫獄七月己丑改發廣州府經廳特別監所委員二視起居乙巳正月制軍復奏稱廣東吏治廢弛貪黷成風臣抵任時卽訪聞貪人之尤以南海縣知縣裴某爲最旋接據廣東同鄉京官等公函及在粵紳士商民指控其貪酷多欸有婪索致命情事經臣於光緒二十九年七月間電奏參辦聲明查得賊私實據當逐欸勒追以懲貪墨旋奉電 旨裴景福著暫行革職由該署督飭司提訊務得確情據實具奏

欽此欽遵當飭廣東按察使程儀洛傳訊原被證佐人等調齊案卷簿據認真查辦經該司按其賊私累萬草菅人命亦非一次一事而其貪酷之事皆由門丁某某爲之過付助虐飭令交出實證而裴某縱令潛跡外洋以爲延宕幸免之計屢具限狀卒不交出臣因其狡譎當令發交番禺縣看管押追詎裴某置若罔聞所以必飭交出者因裴某才足濟貪平日彌縫極爲周密卽如該革員在南海縣任內設立站籠

站斃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後共一百二十八名交卸之前將案陸續抽換是欲於案卷求其貪酷實據則案卷早經抽換既不足以爲憑將執原告指控之款以定爰書而裴某又恃未能加以刑訊狡不認供故必須勒令交出過付助虐之門丁始能定案遲之又久裴某仍不肯交程儀洛乃查得其收受盧華富等四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總銀二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圓

按摺內所稱賭事富等四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即粵省賭商違禁二成緝捕經費也

南海合屬文武正佐弁差按成攤派南署每年得萬餘圓通行有案因賭商收絲簿內有南屬字樣果司遂指爲縣官收受確據 詳請從重治罪臣

以爲贓數如此其鉅厥罪甚重惟過付未明雖足以定該革員之罪究未足以服該革員之心某某爲全案最要人證該革員既抗不肯交即將各案原告紛紛傳質徒多拖累仍是訊結無期當此廣西軍饑萬分窘急之時曷若重予罰鍰亦足以懲貪而益饒乃量其貪囊所餘罰令繳足銀兩再爲奏乞 恩施裴某始而自認繳銀

十二萬圓已陸續繳過四萬圓既又變計延抗不完本年三月間臣復札屬飭催裴某竟乘間逃往澳門洋界延請律師強詞辨護復唆其黨羽妄造謠言謂臣派兵輪

往攻澳門將構成中葡兩國交涉幸澳門總督辦事認真知廣東商民皆恨之刺骨不足袒庇我外務部復與葡使力持於內乃於六月由澳門總督仍將該官犯交回此遵 旨訊辦裴某之大畧情形也臣復查此案懸宕日久皆由裴某不肯將過

付之門丁交出以致不能定案其實該革員種種貪酷雖能彌縫於案牘實早傳播於商民方其撤參查辦也粵省人士無不交口稱快其逃往澳門也粵省人士無不交口痛恨其自澳門提回也稱快復如撤任查辦時觀民情之好惡從可知該革員居官之如何該革員猶不獨貪酷已也最善倚外人以爲重上年甫撤任時該革員卽求廣州口某領事前來潯州行營向臣爲之說項繼知無可解免復藉洋界爲藏身之窟始終欲挾外人之力圖抗 國法而逞奸謀綜其貪酷狡譎實屬粵省官

場敗類之尤卽請立正典刑亦不爲過姑念繳過罰鍰應懇貸其一死相應請

旨將已革南海縣知縣裴某從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不釋回以儆官邪而紓民憤至該革員繳過贓款業經撥兌廣西軍餉另案造銷云云奉 旨著照所請該

部知道欽此三月庚子由粵起解四月制軍復奏稱裴某發往新疆現任新疆藩司  
吳某係該革員拔貢同年在粵官首縣時吳任臬司交誼甚愜到戍後必徇情優待  
請改發伊犁疏入 留中僕以疏遠小臣躬蹈大咎乃荷 朝廷始終矜恤得  
全要領犬馬餘生莫非出自再造即使終老塞上飲冰茹雪固所甘也  
癸卯五月南海解任後作

翠林園東張仲傑黎藹如

翠林園裏好銷憂擾攘何煩夢九州稅駕安知鵬鷗喻凝神便作馬尻游蝶能變化  
恒依枕魚解深藏不上鈎況有張賓兼李主朝朝相對泛虛舟

病起

病餘睡起夕陽遲野沙無聲自入池萬事到今那可說百年過半欲何爲移花香遠  
噴蜂至種竹林成怕鳳知別有幽棲塞胸臆撥雲五嶽付筇枝

雲錦泚觀荷花時園主人新逝

攜酒乘舟三日前紅妝翠蓋劇鮮妍誰知昨夜秋霜聚煙水蕭疎接遠天

讀相如文

漢皇英武真風雅手筆長卿續楚騷宛馬西來甘露降神仙將相遜文豪  
長門哀怨向誰論妙筆能回主上情但得黃金供取酒何妨臥病謝公卿  
神游造化隘紅塵一賦凌雲擬大人偶把姓名通狗監畧同方朔友星辰

八月拘繫後作

東齋

朝陽入東齋陰翳生光彩斗室不盈丈中有大瀛海萬象乃起滅此心仍自在窗前  
松與筠柯葉冬不改干霄青鬱鬱勁氣貫千載蒲葦臥荒溪經霜色凍餒尋畦得晚  
菊孤根抱蓓蕾淡泊乃本性焉受塵埃浼俯仰隨所寄逐物真傀儡

東齋番禺署廳事後東偏老屋余竊留其中已四閱月偶至後園游覽就所見吟  
此自註